

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

庄国土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二战以后,东南亚华人的国家认同,逐渐从认同中国转为认同于当地;其族群认同也从认同于中华民族转为认同于华人族群。各国华人的族群规模、经济实力、凝聚力,以及当地国政府的华人政策的不同,其华人族群认同的发展过程和走势也各不相同。但总体趋势是融合于当地社会,或作为族群之一构成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或是同化于当地主体族群。他们作为东南亚人,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仍将保持强弱不等的华人族群认同的意识。

关键词: 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

中图分类号: K308;C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02)03-0063-09

东南亚华人族群的前身是作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东南亚华侨社会,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归化于当地社会,构成东南亚当地族群(ethnic group)之一,是东南亚各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东南亚华族从华侨社会到作为当地国家民族组成部分的当地族群,经历了从侨民社会到落地生根族群的蜕变过程,其根本标志是从全面认同中国到全面认同于当地社会,华人意识是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的核心。本文旨在研究东南亚华人族群意识的形成和变化,从而探讨东南亚华族的发展趋势。

一、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的形成和发展

二战以后,华侨华人作为移民或移民后裔的群体,也在近50年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不但传统的华侨社会由落叶归根转型为落地生根,归化为当地多元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且华人新移民也正在经历这一过程。在东南亚,除了新加坡以外,华人都属于少数族群,因此,在这一归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体现了或多或少的趋同于当地主体族群的趋势。体现华人归化于当地的趋势,首先是华人认同的转变。战后东南亚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以后,以当地主体族群主导的东南亚各国政府先后程度不同地推行同化华人的政策,新中国政府也从建国初期推行培养华

收稿日期:2002-01-21

作者简介:庄国土(1952-),福建晋江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关于战后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华侨华人的政策,参见: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暨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侨国民意识的政策转为鼓励华侨入籍、效忠于当地国政府的政策，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随之发生根本变化，从战前全面认同于中国逐渐认同于当地社会。

认同(identity)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常用的术语，也越来越多地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所应用，用来表示个人或群体的“归属感”。也即：个人或群体(行为主体)与其他对象(客体，包括个人、团体、观念、理想和事物)产生心理上和情感上的结合关系，在潜意识中将自己视为对象(客体)的一部分而行动。[1](P1)著名东南亚华人学者王赓武教授将东南亚华人认同归于两类共七种认同：政治类认同包括中国民族国家认同(Chinese nationalist identity)、当地民族国家认同(local national identity)、华人社区认同(Chinese communal identity)和强调法律政治权力的种族认同(ethnic & racial identity with legal and political right)；文化类认同包括中华历史认同(Chinese “historical” identity)、中华文化认同(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和文化族群认同(ethnic cultural identity)。[2](P7)王教授将族群(ethnic Chinese)依种族(race)和文化(culture)分归于政治类和文化类，反而模糊了东南亚华人的认同分类。我倾向将东南亚华人的认同分为政治(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两类，其他各种认同，包括文化、历史、阶级、法律、社区、种族等认同，其实都可以归于这两类认同。

在政治认同层面，以绝大部分华人加入当地国国籍为标志，到20世纪70年代末，东南亚华人已基本完成国家认同的转向，仍持中国护照的华侨数量极少，且在华人社会中影响甚微。大体而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约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基本解决入籍问题，但是以承认马来人的政治特权地位为代价的。在印尼，大部分华侨至20世纪80年代初才解决入籍问题。菲律宾华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大部分入籍。越南华侨则在南北越统一以后，大部分被驱出境，少部分加入当地国籍。缅甸华侨在1962-1988年间大部分加入缅甸籍，少部分仍持中国护照。泰国华人融入泰国社会的程度向来较高，早在1900年，中国来的移民与当地出生的华人比例为36.5%:63.5%。[3](P79)泰政府善待华人，视在泰出生的华人为泰国国民，入籍问题也通常不是中国移民的主要问题。早在1937年，在300多万华人中，泰国政府认为是侨民身份者仅52.4万。

在族群认同层面，二战以后的东南亚华人也发生很大变化。族群认同通常由两方面因素所决定：一是种族特点，二是族群文化。种族特性指种族遗传带来的体形、肤色和某些心理素质，也即王赓武教授提出的体质规范(physical norms)。[4](P210)早在二战以前，东南亚土生华人的数量就已超过来自中国的移民数量。相当大部分的土生华人与当地土著通婚，形成庞大的混血华人群体，如印尼的“伯拉那罕”(Peranakan)、新马地区的“峇峇”(Baba)、菲律宾的“密斯提佐”(Chinese Mestizo)和泰国的洛真(Luck Chin)。这类混血华人不但在血缘上已非纯华人，而且生活习俗也和土著相去不远。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来自中国的移民基本断绝。就整体而言，东南亚华人的血缘已经相当大程度混有当地土著的血统。因此，种

详细研究请参见庄国土：《新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侨华人的政策》，《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第2期。

关于战前东南亚华侨对中国的的全面认同，参见庄国土：《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20世纪20-30年代东南亚华侨对中国的认同》，《新华文摘》2000年第11期。但即使在这种中华民族主义在东南亚华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20世纪30-40年代，仍有些华人试图认同土著的民族主义运动，主要在缅甸、越南和菲律宾。(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P. 201, Time Academic Press, Singapore 1991)

如，文化、种族、历史、社区认同可归于族群认同类，法律身份、阶级、国家认同可归于政治类。

族特性在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方面的影响力随着异族通婚的日增而日趋减弱。

在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起主导作用的是族群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是族群的群体行为特性的概括,高度表现为自我的“华人意识”(Chineseness)。又由于作为华人文化主要基础之一的华语在战后东南亚日益式微,东南亚华人文化的核心已非华语,而是“由一系列重要的价值观与习俗所组成,常在不知不觉中由个人或群体表现出来,构成华人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中国移民带来的文化包袱”。[5](P114)华人意识的保持不但是华人族群认同的基础,而且是对他人和其他族群的有意识的文化界定。因此,东南亚的华人族群很大程度是一种主观归属感,按照所认同的族群的典型来定义和评价自己,一个人也会根据他认为是该族群的行为规范所要求的去做。[6](P83)

然而,由于各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个体自我认同的调适,华人意识的强弱和变化在东南亚各地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大体而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族群认同感较强,不但表现为个人作为华人的意识更明确,而且表现为华人社会内部的组织机构较为健全,华人个人和团体活跃地参与各种社会事务,尤其是政治事务。印尼华人经 50 年来层出不穷的政府和民间推动的排华事件,华人意识大为削弱,从 1965 年到 1998 年,有组织的华人团体和华语使用一直处于被禁止和限制的状态,华人意识的表现和维护一直处于低潮状态。1998 年以后,印尼政府解除各种限制华人的法规,印尼华人族群认同意识有所加强。尤其是印尼总统在 2002 年初宣布春节为印尼的国家节日之一,表示尊重和鼓励华人文化和习俗选择的善意。如果印尼政府的这种态度持续下去,相信印尼华人族群的凝聚力将与日俱增。泰国和菲律宾华人同化于当地的程度较深,虽然这两个国家的华人以个人和社团名义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务,但尚少有吸引整体华人族群参与的社会组织联系及其活动。越南华人经 20 世纪 70 年代的扫荡,至今或作为越南公民或作为侨民在当地谋生,华人族群成员之间的联系只是在小范围内(如小规模的同乡和行业范围)进行。

在战前,主导东南亚华人的民族认同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多数人的个体意识是中国侨民意识。然而,战后东南亚各国华人族群认同是在政治认同于各当地国家的前提下保持的一种华人意识,这类保持华人意识的个人或群体分散于东南亚各地,其华人意识的内容和强弱程度也彼此相去甚远。因此,东南亚华人族群并非一个彼此有密切联系的统一群体,而是对分散于各地的华人群体的统称。

二、影响华人族群认同的主要因素

作为移民及其后裔,华人族群认同通常受到居住国、所在社区、本身的凝聚力和移出地的影响。以下探讨影响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的几个主要因素。

1. 国家认同的影响。华人族群认同的基础是华人族群的文化意识,尤其是华人意识。然而,尽管族群可能有政治、文化、阶级、社区等多元认同,但政治上的国家认同是诸认同中起支配作用者。相对其他认同,国家认同具有强制性。这种强制性不但表现在作为个体的公民政治上必须认同于国家,而且表现在国家能通过各种法规与强制力规范公民的政治、社区、经济和文化活动,贯彻主导政府的社会阶层或族群的意旨。除了新加坡,东南亚各国政府都由当地土著族群主导政府,都试图减少他们国家华人的华人意识,提升其“当地的民族认同”,[7](P15)

也因此或强制或和缓地推行不同程度的强迫同化华人的政策, 限制乃至禁止华文教育与传媒、参政权利、民间结社、外国华人移民及华人从事的传统商贸行业。这种政策给华人造成很大伤害,也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华人改变其作为华人的生活习性、语言使用乃至经济活动。排华的社会氛围长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东南亚各地,迫使很多华人放弃华语的学习和使用,放弃对华人传统习俗的遵循,减少与中国的联系,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日常的交往对象和生活方式。因此,战后东南亚华人意识总体上逐渐淡化,华人族群认同的基础也日渐削弱。更有甚者,越南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驱逐数十万华人出境的极端暴力同化政策,存在数百年的越南华埠荡然无存,在这种形势下,更谈不上华人族群意识的建构。近年来,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伤害甚大,东南亚各国政府为了利用华人的经济实力,都许下善待华人的诺言,也采取一些政策改善华人的处境,这也对华人的族群认同起了推动作用。

2. 华语的使用。构成族群文化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语言。从民族学的观点来看,体现民族心理状态的民族文化具有非常的稳定性,而语言是文化的重要基础。随着经济生活的日益超民族和超国界,现代化的交通方式使地域界限淡薄,语言成为保持族群文化特征的重要标志。尤其在东南亚,华人与当地人同属黄种人,如果丧失本族群的语言,则同化的进程将越来越快。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东南亚各国不同程度上限制乃至禁止华语使用,随着第一代华人的去世和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东南亚受华文教育者的老去,能讲华语者锐减。即使是在新加坡,由于建国以来推行英语优先政策,华语对大多数人而言,也不再是文化的载体,而是一种商业或生活的交流工具。1995年,笔者就同化问题考察了中南半岛121家有中文招牌的商店,其中泰国48家,地域包括东、北、西部的曼谷、清迈、清莱、龙开、阿瑜陀耶、乌通等8个城市,越南的胡志明市(包括堤岸)、会安共41家,老挝的万象16家,柬埔寨的金边16家。其中由当地华人开的商店有109家。这些店都有人能较熟练地讲华语(普通话或潮汕话、广州话、闽南话)。其中年龄在55岁以上者共65人(大多是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少数是第一代移民),几乎会讲熟练华语,年龄在30-45岁者(57人)约50%能讲华语,但不太熟练,他们大部分在华文小学或中学读书;其他的50%都不能或只能讲极简单的几句。其子女(14岁以下)几乎不会讲华语。年龄在18-30岁间的华人商店店员(28人)中,约有40%会讲较简单的华语,主要是通过华文小学或短训班学习的。这种语言短训班(1-3年)类似商业语言班,学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做生意。40岁以下懂华语者大多是在中文班学习,主要是作为一种商业工具而非文化的语言来学习,原因是近年来自新加坡、香港、台湾乃至中国大陆的投资剧增,当地企业与华语国家与地区做生意者增多。商店之外的行业中,懂华语的华裔极少。笔者访问的华人小餐馆、其他服务行业(旅馆服务员、三轮车工、地摊主、泰北山民),在20-40岁年龄间的华裔略懂华语者不超过20%。在这些行业之外的华裔,懂华语者比例更少。[8]

总体而言,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由于华语教育和使用仍然相当普遍,尤其在马来西亚,其

同化(Assimilation)指“次主体融入主体”的过程,以此区别平等融合(integration)而产生非甲非乙的新主体。“民族同化”通常指一个或多个民族通过其掌控的政府(所实施的政策)对其他民族或群体实施改变其固有的特性的政策和活动。在人类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同化可分为“强制同化”和“自然同化”:前者指统治民族以暴力手段迫使被统治民族改变自己的民族特性,溶化于统治民族中;后者指后进民族在与先进民族的长期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过程中,接受先进民族的文化,自然地失去自己的民族特点,融入先进民族中。强迫同化常以侵害弱势族群的合法权利而引起社会族群激烈对抗为代价。

华语水平高,某种程度上仍是华族文化的载体。但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社区,华语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已逐渐走向消亡。尽管部分华人仍在学习华语,但主要是作为商业语言来学习。到第三、四代华裔(现30岁以下者)长成,把华语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的现象将不复存在,但作为商业语言工具的功能则还有一定的生命力,主要是应对当地与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商贸合作。

3. 华人的经济地位。华人在东南亚经济领域的强势地位举世皆知。华人的经济地位对华人族群认同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华人之间保持密切的商贸网络,这个网络表现出一定的排他性。虽然东南亚各国的华裔不乏与当地政要合作经商者,但华人企业的商务合作大多仍是在华裔之间进行。同时,华人企业雇用的骨干也大多选择华人,从而使华人族群认同有相应的行业和经济基础。其次,华人商贸网络促使华人之间的行业 and 商贸联系较与其他族群的联系更为密切,也带动华人之间在经济领域之外的联系和交往,形成华人在经济和非经济领域交往而结合的各种华人群体。第三,华人在东南亚普遍的强势的经济地位使得作为华人具有某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对华人意识的维护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如非排华氛围浓郁,即使是土生或混血华人,也并不掩饰其华人血统和认同。大体而言,当华人之间经济联系更为密切时,华人族群认同感就加深,华人意识也较强。不同国家的华人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其华人族群认同感也大不相同。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华人的华人意识强弱也相去甚远。如在泰国,曼谷华人的华人意识要强于其他府的华人,很大程度是由于曼谷华人处于强势的社会经济地位。[9](P70)

4. 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影响力包括两方面。首先是经济层面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东南亚的经贸往来日益增长。随着双方经贸往来的增长,充足的中国商品供应,尤其是食品和杂货的供应是东南亚华人维持传统生活方式的需要。此外,经营中国商品者多为华人,因此也增加了与中国的往来。由于中国市场的开放,东南亚华裔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近10年来,直接或间接(主要经香港)进入中国市场的东南亚华资当在数百亿美元。东南亚华裔基于与大陆同文同种,且拥有更多的人脉关系,因此在大陆投资比一般外资具有比较优势。与大陆的经济合作反过来也加强投资者和参与者的华人意识。其次是人员交往关系。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和中国与东南亚华裔经济日趋密切,随之而来的是人员往来的激增。近年来东南亚华人因商贸、求学、探亲等原因前来中国的数量飞速增长。廖建裕(Leo Suryadinata)教授认为,中国的复兴使一些东南亚华人为中国语言文化所吸引,从而推动他们“再中国化”(resinification)。[7](P17)我不认为东南亚华人对中国经济和文化兴趣的增长是他们“再中国化”的表现,但这种兴趣无疑在现实功利和心理上对东南亚华人的族群认同和华人意识的保持会起较大的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到东南亚求学和从事商务活动的数量也不可忽视。从新加坡大学校园、马尼拉唐人街到缅甸边境,到处可以看到近20年来到东南亚的中国大陆人。迄今仍有近20年来大陆人在东南亚的统计数据,但其数量至少

笔者1995年在中南半岛做华人认同田野调查时,对东南亚土生和混血华人对其华人身份的认同和某种自豪感有深刻的印象。参见庄国土:《中南半岛四国华人同化浅议》,《东南亚研究》1996年第1期。

关于东南亚华裔通过香港对中国的投资,参见:Constance L. Tracy,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Mainland China*, 80 - 81, Macmillan Press, London 1996.

以数十万计当勿庸置疑。这些中国大陆人给东南亚华埠重新注入中华文化活力,至少也在某种程度上减缓华人族群文化的式微速度。第三是台湾和香港的影响。台湾和香港在东南亚均有大量投资,而且这些投资大多以某种形式与当地华人进行合作,从而强化当地的华人经济网络。到1997年,台湾在东南亚有将近400亿美元的投资,[10](P12-13)台商移民东南亚者达10万以上。随着台商大规模投资东南亚,台商学校也在东南亚各国成立,以招收台商子弟为主。但有的台商学校则成为国际华文学校。如台商在曼谷设立的中华国际学校,连当地泰国人也将子女送来就读。[11](P159、112-113)港台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也刺激了对华文的需求,有利于当地华人意识的增强。

三、从族群认同看东南亚华人族群的发展趋势

以上四个方面是影响华人族群认同走向的主要因素。具体到东南亚的某个华人族群而言,这些因素会次第或同时起作用,有时也会相互抵消。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虽源于中华民族,但作为移民及其后裔群体的政治认同转向以后,其族群认同也转为指向自身社群。东南亚各地华人族群的规模、实力、凝聚力及当地政府的华人政策等各不相同,其外部联系也大相径庭,华人文化的成长、变异程度也不一致,因此,各地华族认同的发展趋势也将各不相同。

1.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族作为当地族群之一,构成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

马来西亚华族规模较大,约56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7%,且大多集中居住于城镇,在私营经济上有优势地位。马来西亚华人向来族群认同意识强烈,战后以来,一直为维护华人文化和华文教育权利不懈奋争。虽然马来人主导的政府长期实行马来人优先的政策,占尽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但尚未实行暴力排华政策,华人族群的经济实力仍在成长,并在政府中有一些职位。近年来,马来西亚华人由于与中国大陆及港澳的经济互动密切,其经济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其华人意识也得到加强。马来西亚华人长期热衷于华文教育和华语的使用,成效斐然,其华文水平在东南亚首屈一指,迄今仍保存较完整的华人传统习俗。如无特别变故,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意识将长期稳固,并可能因国际华人互动关系的发展而增强。新加坡一直是华人主导政局,对新加坡华人而言,其目标是,在保持华人族群认同的同时,锻造新加坡的国家民族意识,无需再追求华人族群认同的强化。

2. 印尼和菲律宾:华人族群意识重新增强

印尼华人约740万,菲律宾华人约106万,分别只占该国人口的3.5%和1.3%,但在经济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两个国家华人的主体都以混血华人为主,但第一代华人在经济上取得较大的成功。在政治上,有华人血统的人均是以当地土著的族群身份参与政治,如前印尼总统瓦西德(Abudurahman Wahid)和前菲律宾总统科拉松(Corason C. Aquino)。战后的印尼政府长期强力压制华文和华人意识,使印尼华人多年来不敢表白其华人认同。即使是第一代华人并与印尼当局关系甚笃的著名华商林绍良,在公开场合也表白自己是“属于印尼人的多于属于华人

台湾侨务委员会编:《华侨经济年鉴》(1999年),台北,2000年版,第84页。由于统计标准不一和统计资料不全,东南亚华人口数量向来出入较大。本文使用的东南亚华人口数据,均来自台湾侨委会编的《华侨经济年鉴》(1999年)。

的”。[5](P123) 印尼华人历尽排华劫难, 近两年迎来 50 年来最宽松的发展前景, 一年间新成立的华人社团组织多达 200 多个, 表现出强烈的华人族群认同意识。菲律宾华人长期埋头商务, 少以华人身份参与政治事务, 但菲华的族群认同意识在最近 30 年则有较大的发展, 其华人宗亲同乡社团组织在近 30 年飞速增加, 可能与菲华的经济实力增长和华人之间联系增强需要相关。仅就菲华晋江籍同乡组织而言, 成立于 1910 - 1985 年间的晋江同乡会有 130 个, 其中有 60 个成立于 1960 年以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 42 个菲华文化社团中, 有 26 个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成立的。[12](P2 - 60) 由于东南亚金融风暴后华人地位的凸现和政府对于华人经济实力的重视, 也由于中国和国际华人资本对印尼和菲律宾的重要性, 这两国华人的族群意识有望进一步增强, 对华人文化(或中华文化) 的兴趣也在增长中。但这两国华人是否作为其族群参与当地国政治则尚有待未来政府对华人政策的变化。

3. 泰国: 华人族群认同意识逐渐削减, 但进程放慢

泰国华人数量庞大, 近 645 万人, 仅次于印尼, 是世界第二庞大的华人群体, 约占泰国人口的 8.6%。相对于东南亚其他国家, 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 泰国华人融入泰人社会的程度向来较高, 以至于研究泰国华人的著名学者史金纳 (Skinnar) 根据泰国华人的同化状况提出华人的同化模式, 认为华人同化于当地社会和民族, 不仅是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甚至预言, 第三、四代华人将不复存在, 会被同化于泰国的社会文化中。[9](P69 - 70) 然而, 即使是在泰国, 华人同化的现象也远比史金纳断言的要慢得多。这是因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泰国经济飞速发展, 华人经济实力急速膨胀, 他们不再急于以通过联姻等融入泰人社会的方式谋生, 华人之间互相通婚和进行经济合作, 结果出现一个保留相当多中华文化成分的群体。[13](P164) 尽管中国移民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不再进入泰国, 但泰国华人社团反而大增, 从 1960 年的 151 个增加到 1992 年的 889 个。[14](P242) 华人社团数量增加反映了华人之间联系的增强, 有助于华人意识的保持。泰国华人社团也活跃于泰国的慈善领域, 其背景是泰华经济实力的成长。大多数华人认同泰族的价值观, 讲泰语, 接受和参与泰族人的各种社会习俗, 但很多华人仍保持通过祖先崇拜、庆祝华人独有节日、讲方言、参与华人社团的活动, 表现出作为华人的次族群认同 (second ethnic identity)。这种华人意识有助于华人之间的交往、援助和凝聚力, 因此, 华人认为维护这种族群认同是必要的。[15](P22 - 23)

4. 缅甸和越南: 缺乏经济基础的华人尚待重构华人族群认同意识

缅甸华人约 300 万, 越南华人约 100 万。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两国华人的经济实力都相当雄厚。20 世纪 60 年代, 缅甸政府推行企业国有化, 华人企业遭灭顶之灾, 大批华人离开缅甸谋生。越南政府则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将大部分华人驱赶出国, 全部没收华人企业。这两国的华人经济基础被连根拔起, 与维持华人族群意识相关的活动更无从谈起。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两国政府先后调整了对待华人的政策, 鼓励和招徕华人参与该国经济的发展。此

尽管近年来有些主张政治上效忠菲律宾政府、文化上保持华人认同的菲律宾华人社团热衷于试图以菲华代言人名义参与公众政治事务, 如菲华青年联合会 (Kaisa), 但似乎甚少得到华人社会主流的认可。

Chan Kwok Bun and Tong Chee Kiong,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and Ethnicity: The Chinese in Thailand, in Wang Ling - chi & Wang Gungwu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pp. 22 - 23, Time Academic Press, Singapore 1998.

多数为从云南边境进入缅甸从事双边贸易的大陆小商贩。但《华侨经济年鉴》的缅甸华人统计数据似乎太大。

外,两国与中国的边境贸易逐渐活跃,很多中国人也因此进入这两个国家,与当地华人合作从事商贸活动。然而,这两个国家的华人流动性大,还未建立稳定的经济基础,除了创办几所华文补习学校外,尚无力进行推动华人族群意识建构的大举措,如组织有较大影响力的华人社团、创办华文媒体和举行华社大型活动等。

结束语

从东南亚各地华人族群认同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可见,华人作为移民或移民的后裔,只要是落地生根,融合于当地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也渐行渐远。各国华人族群规模、经济实力、凝聚力以及当地国政府的华人政策不同,其华人族群认同的发展过程和走势也各不相同,其融合于当地的方式也大相径庭。或是作为族群之一构成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或是同化于当地主体族群,或是与某个或某几个族群融合后形成新民族。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要保持盲目的“大中华文化”、“大中华民族”优越感,东南亚各民族的文化亦都有其过人之处。无论是同化、融合、一体化等,只要其进程是平和进行,都无需遗憾。因此,东南亚华族并不像著名的澳大利亚汉学家菲茨杰尔德认为的那样:总是“极其一致、凝聚力极强的民族”,甚至他们会在东南亚形成一个保持中华文化传统但在政治上有别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第三中国”。[16](P82)同时也不会像史金纳提出的同化理论认为的,第三、四代华人将同化于当地社会而不再成其为华人。他们作为东南亚人,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仍将保持强弱不等的华人族群认同的意识。

参考文献:

- [1]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 - 1959[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 [2]WANG GUNGWU.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 J.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M].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 [3]G. W.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 Analytical History** [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1957.
- [4]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M]. Time Academic Press, Singapore 1991.
- [5]EDGAR WICKBERG. Ethnicity [A]. in Lynn Pan ed. **Chinese Encyclopedia** [C]. Archipelago Press, Singapore 1998.
- [6]居维宁(Ann Wee).海外华人的种族认同[A].程希译.陈文寿.华侨华人新论[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
- [7]LEO SURYADINATA,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Overseas or Southeast Asians? [A].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C].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1997.
- [8]笔者在1995年7月于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华人社区的考察资料。
- [9]WALWIPHA BURUSRATANNAPHAND. Chinese Identity in Thailand[A]. in TONG CHEE KIONG & CHAN KWAK BUN eds. **Alternate Identity: The Chinese of Contemporary Thailand**[C]. Times Academic Press, Singapore, 2001.
- [10]朱正中.东南亚台商与台湾之贸易关系[A].迈向新世纪:台湾与东南亚华人经济发展与互动国际研讨会

- [C]. 台北:台湾侨务委员会、台湾经济研究院编印,1998年4月.
- [11]顾长永.台商在东南亚[M].台北:台湾丽文文化公司,2001.
- [12]华侨经济年鉴(1999年)[Z].台北:台湾侨务委员会,2000.
- [13]丘立本.从世界看华人[M].香港: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
- [14]李道缙.泰国华社的变迁与发展[A].陈鸿瑜.迈向21世纪海外华人市民社会之变迁与发展[C].台北:海外华人研究会,1999.
- [15]CHAN KWOK BUN and TONG CHEE KIONG,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and Ethnicity: The Chinese in Thailand[A]. in Wang Ling - chi & Wang Gungwu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C]. Time Academic Press, Singapore, 1998.
- [16]C. P. FIGZGERALD. **The Third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M]. Melbourne,1965.

[责任编辑:陈双燕]

On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ZHUANG Guo-tu

Abstract: Since World War II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living in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China to the local countries and their ethnic identity has changed from Chinese Nation to different ethnic Chinese groups. Because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are different in size, the economic positions and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towards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ethnic identities are different. However, the general trend is towards being integrated as a part of the local nation or being assimilated into the local ethnic majority.

Key words: Southeast Asia, the Chinese, ethnic groups, identity

近三年来本刊入选各种期刊评价系统情况

(1) 1999年12月,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和“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编委会)。

(2) 2000年1月,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

(3) 2000年,继续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三版)”(北京大学),在“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表”中排序第11。

(4) 2000年7月、2001年2月和2001年10月,相继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南京大学)1998年版、1999年版和2000年版。在1998年版中,被引频次在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中排序第7;在2000年版中,综合排序第12。

(5) 2001年底,由教育部推荐,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国家新闻出版署),被评为“双效期刊”。